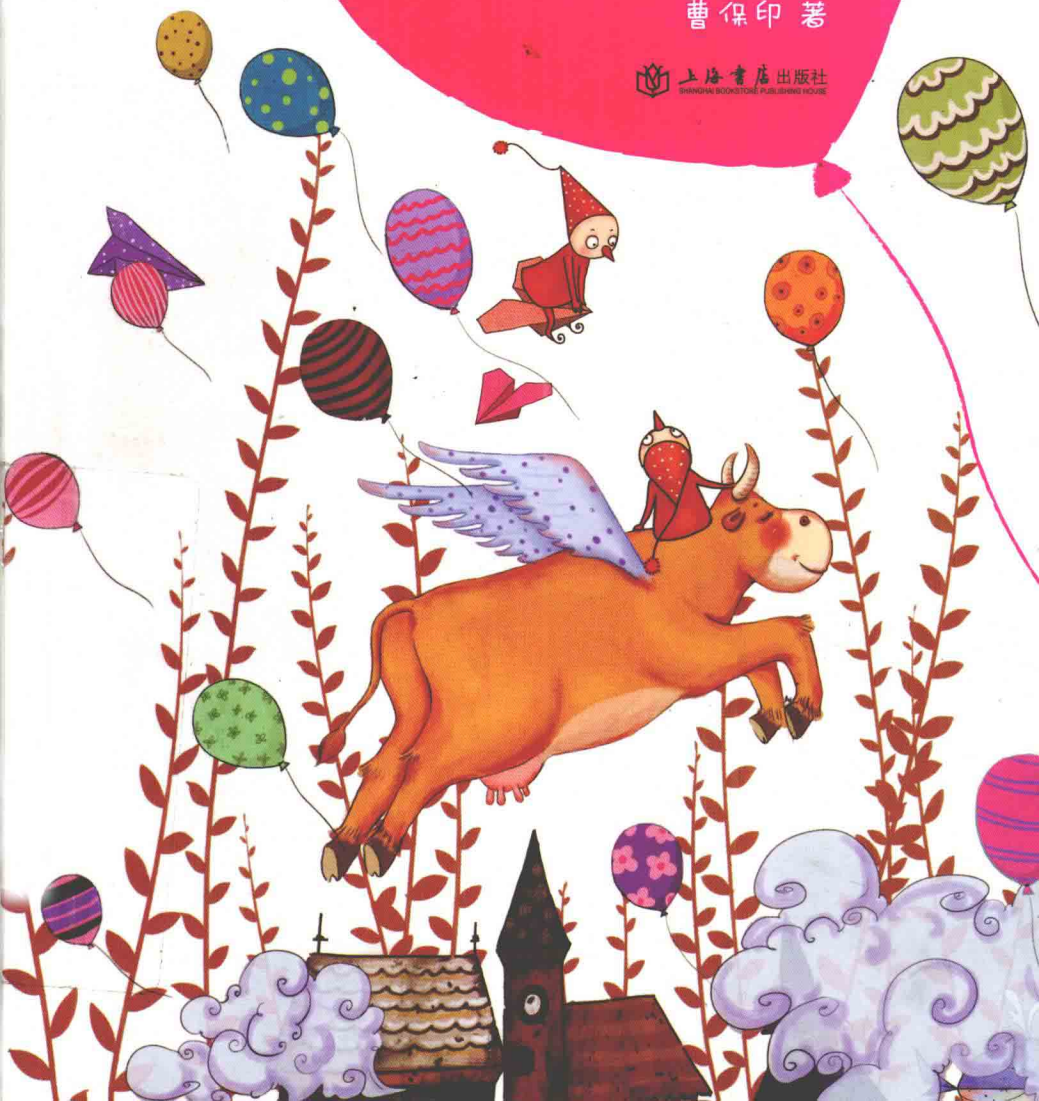


快跑， 妈妈牛！

曹保印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快跑， 妈妈牛！

曹保印 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跑,妈妈牛! /曹保印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0.8

ISBN 978-7-5458-0266-5

I. ①快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1092 号

责任编辑 韩敏悦
插 图 吴莹莹
装帧设计 郦书径

快跑,妈妈牛!

曹保印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5.375

字 数 100,000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266-5/I·101

定 价 18.00 元

序

自由和爱

《快跑，妈妈牛！》是作家曹保印新写作的一本少年文学小说，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。在中国少年文学出版物中，专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写的书不多见，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。这本小说是一部关于自由精神的赞歌，关于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的赞歌。这样的主题，在中国少年文学里，也不多见，所以这本书就更值得推荐了。这本小说也是爱的故事。爱的主题，一直是中国当代少年儿童文学的主旋律。

这是关于一头牛的故事，一头妈妈牛，她居住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，与家里的兄弟俩钢蛋、铁蛋亲如“母子”。她自己生过好几头小牛，刚刚生下小牛一个月后，一个夜晚她被村里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偷走，卖到屠宰场去。在屠宰场里，她意识到这是自己生死最后时刻，或者不顾一切地逃跑，或者等死。她选择了前者，跟屠宰场的老板，跟一路上围追堵截的人们，展开了一场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激战，一路上的围追堵截激动人心。她最终破釜沉舟，跳进冰河，宁可死里逃生也不屈服。最后，她逃到奶牛场。全体奶牛保护她，通过电视镜头，观众们意识到奶牛们保护这个妈妈牛的原因，是等待妈妈牛的牛犊与妈妈牛相会。在舆论的呼吁下，母子团圆，妈妈牛终于胜利，她获得了回家的自由。

与这个故事平行的,是钢蛋、铁蛋哥俩的故事。这两个十二三岁的农民孩子,因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,因此懂事、纯真、爱学习、爱劳动。可是不巧,这两个孩子都得了病。治疗这两个孩子的病的费用,昂贵得让他们贫穷的家庭担负不起。父亲不得不靠卖血来给孩子们治病。可是钱仍然不够。小兄弟俩决定抓阄,让命运决定谁能得到治疗。由于彼此深爱,兄弟情深,哥俩儿在抓阄的时候都是让对方去治疗,宁可自己死,也让兄弟活。爱和兄弟情深,中国农民的贫穷和无钱医病的悲哀,通过这两个孩子的故事,这部小说描绘的是一个更广阔的画面: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和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生活的悲哀。

这样两个故事交叉在一起,曹保印在这本书里写的,既是一头牛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,又是现实中爱和生活艰难的故事。两个主题,一个是教育孩子爱动物,理解动物,爱比我们艰难的人和孩子,同情这个世界;另一个则以妈妈牛为榜样,培养孩子的自由精神,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和斗争精神。这两种精神,孩子们都需要培养。中国大多数的儿童少年文学作品,受“五四”以来介绍的西方少年儿童文学影响,偏重于爱的教育,对自由精神的教育强调得不多。

曹保印这本书突出妈妈牛的抗争精神,妈妈牛慈爱、勤劳、勇敢、聪明、坚强。妈妈牛体现的是这些美好品质的综合。在某种意义上,妈妈牛是作品中唯一坚强有力量抗争的人物。其他的人物,包括爸爸都不得不屈服,但是,妈妈牛因为是动物,她不屈服于人类的规则。她遵从爱和自尊的原则,尊重自由、尊重互助的原则。妈妈牛跟要杀她的各种力量斗争,她最终获胜了。她是这个险恶的世界里单纯的孤胆英雄。她是我们的精神榜样。

钢蛋、铁蛋哥俩儿的命运,让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的悲哀的另一面。这样的故事,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他们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世界,对培养孩子的同情心、慈悲心,关心他人和世界都有重要意义。哥俩儿本跟父母在乡村过着贫穷但是平静幸福的生活,可是疾病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是雪上加霜。所以,这两个男孩子必须做出生死选择。他们都选择不去治病,而让对方去治病。这种兄弟之爱,让我这个做母亲的感到心痛。虽然这是现实里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,但是,这种真实让读者不得不思

考,是什么造成他们如此贫穷和贫病交加。这本书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也就在这里。作者当然期待读者分享他的感情和观察。

这本书写得很好看。我是一口气读完的。几个月前读这本书,一口气读完,读的时候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,妈妈牛逃跑的故事激动人心,让我目不转睛地希望看到结尾。我觉得,即便对三四年级的小孩子来说,这本书也将非常好读。这次再看,我还是一口气读完了。放下书,我想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写给孩子的,曹保印通过这本书,在对这个时代说话。他希望孩子们能听到他的声音,他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对社会不公有意识,他希望孩子们有公平公正的概念,并通过妈妈牛表达了对争取自己权利的人的赞美。

2009年4月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在桂林召开。我看新闻的时候,想,不知道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对推动儿童文学的写作有多大用处?曹保印的小说《快跑,妈妈牛!》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两个传统的合成物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传统,一个是爱,一个是反映悲伤的现实。冰心的小说《寄小读者》是爱的传统的发源地。叶圣陶的儿童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传统起点。曹保印的写作继续在这个传统里。但是,他的写作也提出了新的问题:少年儿童文学在多大意义上是道德寓意写作?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反映?钢蛋、铁蛋两个小兄弟生了病,无钱医治,几乎导致家破人亡,妈妈牛刚生了小牛就被坏人偷走,卖到屠宰场去。这样残酷的现实,让孩子们怎样理解他们和热爱生活的社会?妈妈牛遭遇的险被屠宰的经历,惨不忍睹,中国的动物保护政策在肉类加工业里几乎不存在,我们怎能对孩子提倡动物保护,而同时自己大吃大喝肉类制品?还有儿童文学写作怎样另辟蹊径,跳出爱和描写悲哀现实的两头路子,展开新的想象力?

我期待家长们买这本书,因为任何一个孩子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,孩子应该学会了解现实,理解我们这个社会。孩子们也应该有精神榜样。我希望妈妈牛的不屈的抗争精神,将鼓励孩子们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,即使坏人们都来围追堵截,我们每个人,每个孩子都要像妈妈牛那样,具有独立精神,不任人宰割,勇敢、机智、顽强。

曹保印孜孜不倦地创作儿童文学,通过儿童文学的角度,对中国的

现实发言。我倾慕他的执着和对普通人的关怀。所以,我认为这本书不必一定是少年的读物,这本书也是写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。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,也应该关注这本书。这本书里描绘的现实、表达的想象,与这两年中国知识分子话语密切相关,是一本理解当代中国的好作品。

沈 睿

2010. 5. 15

(沈睿,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博士,现任教于美国海军学院外语系。主要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,系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新京报》专栏作家,著有《残酷的青春及往事》、《假装浪漫》、译著《激情的政治: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》等。)

目 录

序 自由和爱 沈 睿	001
第 1 章 生死一线	001
第 2 章 仇人相见	015
第 3 章 幸运共享	027
第 4 章 十面埋伏	041
第 5 章 情深谊长	053
第 6 章 险情连连	067
第 7 章 祸不单行	081
第 8 章 冰河奇迹	096

第 9 章 兄弟抓阄	110
第 10 章 奶牛怪圈	125
第 11 章 爱的雕像	139
后记 春天总会到来	153
并非多余的附录	156

第1章

生死一线

黄昏,冰冷的风中,家的味道已经散尽。

车轮滚滚,妈妈牛正离家越来越远。她不知道车将开到何处去,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,再回到那个虽然清贫,却依然给了她很多幸福的家。

就在昨天深夜,在风雪交加之中,村里出了名好吃懒做、爱偷鸡摸狗的邻居红眼儿,把她悄悄牵出了温暖的牛屋,又飞快地溜出了家门。

出门时,妈妈牛特别想“哞”地叫一声,把这件怪事儿,告诉钢蛋、铁蛋兄弟俩和爷爷,还有和兄弟俩住在一间屋、刚出生十几天的小牛犊“招福”。

不过,她想,也许红眼儿真是有急事,需要自己帮忙。比方说,他八十八岁的老娘突然病了,要赶紧用牛车送往医院。如果大叫一声,还不把正熟睡的他们都吵醒了?想到这儿,妈妈牛就没叫,只是跟在红眼儿身后,匆匆出了门。

现在,妈妈牛真后悔。

其实,刚出家门一会儿,妈妈牛就后悔了。红眼儿并没领她走进自己家的破门楼,而是用棍子狠狠打着她,朝村边那条大河的方向小跑。

到了河边,红眼儿也没止步,他死命拉紧妈妈牛的鼻环,把她朝冰

面上拖。妈妈牛不想在冰面上走，她拼命后撤，拉拉扯扯中，鼻环把鼻子扯得像火烙一样疼。最终，妈妈牛还是走到了冰面上，有好几次，她都差点儿滑倒。

横过了大河，红眼儿又牵着妈妈牛，走了好长一段路。在一处灯火昏暗的市场角落里，他们终于在一辆汽车旁停下了。车厢里站满了牛，只是，所有这些牛都沉默着，连轻轻的反刍声也没有。这种气氛，让妈妈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很快，妈妈牛的缰绳，被红眼儿递给了一位满脸横肉、两颗外露的大门牙隐隐闪着金光的壮汉。壮汉名叫白眼儿，是一家屠宰厂的老板，红眼儿喊他“表哥”。白眼儿右手接过缰绳，左手递给了红眼儿一叠油乎乎的钱。

妈妈牛看见，红眼儿接过钱时，眼睛更红了，仿佛两盏通了电的红灯笼；而且，红光里还透着绿光，那双眼睛，像极了一头饿狼的眼。

蘸着早就流得长长的口水，红眼儿飞快地地点完了钱，又幽灵一样转眼间离开了市场，连招呼都没再给白眼儿打一个。

红眼儿幽灵般的身影刚消失，白眼儿就从油腻的工装裤里，掏出一把大号老虎钳、一枚粗粗的“丫”字形长铁钉，绷紧满脸横肉，朝妈妈牛大步走来。看到他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妈妈牛不由得哆嗦了一下。

“他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白眼儿走到妈妈牛身旁，用拿着老虎钳的左手，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，似乎是想安慰她，别怕别怕。妈妈牛轻轻“哞”了一声，抬起了头。

就在这时，白眼儿以闪电般的速度，将那枚“丫”字形长铁钉，狠狠刺穿了她的上下颌；还没等妈妈牛反应过来，老虎钳就拧弯了长铁钉的两个角。

鲜血，顺着妈妈牛的嘴角，流了下来。

妈妈牛疼得浑身颤抖，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。她想大声喊叫，却根本张不开嘴。“丫”字形长铁钉，已把她的上下颌拧在了一起。

“好了！”白眼儿倒是大叫了一声，“赶上车去！”

几个同样凶神恶煞的人，手里拿着粗木棍，粗暴地抽打着妈妈牛，把她往车厢里赶。踩着块斜放的铁板，妈妈牛被赶进了车厢，和那群

沉默的牛挤在了一起。这时，妈妈牛才发现，所有的牛都被铁钉穿透上下颌，拧住了嘴。怪不得，她刚才连大家反刍的声音都听不到。这种可怕的事，妈妈牛从来没经历过。

车厢冰冷的空气中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儿。

妈妈牛站在车厢靠边的地方，愤怒的眼睛瞪着白眼儿，还有那群拿着木棍的人。如果有防备，凭着妈妈牛的力气，早就把他们顶翻踩扁了，可现在，她却只能愤怒地瞪着他们，愤怒地喷着鼻息，悲愤极了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汽车，很快开动了。

妈妈牛看见，汽车又渐渐驶近了村边的那条大河，然后，顺着几乎和大河平行的公路，飞驰起来。从黎明到黄昏，白眼儿他们中间只停了两次车，一次是中午，在路边的小饭馆吃饭、给汽车加水；一次是下午，走进路边的小树林撒尿。

可是，一整车的牛，一整天，就那样被拧死了嘴巴，站在颠簸的车厢里。妈妈牛并不知道，她还算幸运的，才刚刚站了一天。车上的很多牛，已经像她这样，不吃不喝地站了整整三天三夜，悲苦无比的神情，令妈妈牛不敢看。

“吱”的一声，飞速行驶中的汽车，突然急刹车，停了下来。

妈妈牛们最害怕急刹车，每一次急刹车，都会使它们大吃苦头。在惯性的作用下，它们在汽车停住的一瞬间，会猛地同时朝前冲，随后，牛和牛就狠狠地撞在了一起。更可怕的是，在撞到一起的过程中，有的牛因为收不住腿，而猛地跪倒在车厢里，结果，不是腿被生生折断，就是蹄子被生生折断。

这一次，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，又一次发生了。

和妈妈牛站在一起的，是一头英俊的壮年公牛，如果是在田里耕作，这头牛一定是最棒的！看着它，妈妈牛甚至想起了小牛犊招福的爸爸，那也是一头英俊的公牛，头常常昂得高高的，像威风的王子。然而，由于急刹车，这头公牛就猛地跪倒在了车厢里，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：两条前腿全都折断了。巨大的疼痛，让这头一向坚强的公牛汗如雨下，浓密的背毛全湿了，身体哆嗦得像风中的叶子。

车停在了桥中间的右栏杆边，如果再往右一步，就开到冰河里去了。

原来，桥上正在施工，一堆高高的干沙土，占据了右边大半个桥面。在左边小半个桥面上，仅有一条可供一辆汽车缓缓通过的窄路。如果白眼儿的车冲上了沙土堆，很可能会翻车，然后掉进冰河里去。

桥头其实立有“前方施工，单车慢行”的牌子，只是，白眼儿急着赶路，再加上疲劳驾驶，压根儿就没发现。

白眼儿从车上下来，满脸惊恐，站在地上的两条腿，不由自主地抖着，连路都快走不成了。别看他长得凶神恶煞的，实际上比谁都怕掉进冰河里去。

“你想要老子的命啊！”白眼儿指着司机的鼻子，凶巴巴地骂。

高高瘦瘦，长得像长腿木偶一样的司机，早吓得脸色苍白，刚一下车，就瘫坐在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当他终于站起来时，屁股上却湿了一大片，一条裤腿也是湿的。你说怎么着？他居然被吓得尿了裤子！

一辆又一辆汽车，紧紧挨着，排着长队，缓缓从窄路上通过。停在一旁的白眼儿的车，根本就挤不进去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蹲在一边，看着别的车过桥。

就在等候过桥时，车厢里发生了骚动。

透过车厢的缝隙，几头站在靠近车厢边上的大公牛，清楚地看到了冰河，看到了冰河岸上的向阳处，有几蓬没被冰雪盖住的野草。

水和草的气息，伴着冰冷的风，扑面而来。

这时，剧烈的饥饿感、巨大的求生欲，像迎风的野火一样，疯狂烧灼着公牛们的心。于是，它们不顾一切地、拼尽全身的力气，用坚硬的牛角，疯狂地猛顶围在车厢周围的木栏，还用身体猛撞车厢板——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

剧烈的顶撞声，惊动了白眼儿。很快，木棍挂着风声，伴着怒骂，雨点儿般落在公牛们身上。然而，身体的疼痛，刺激起它们惊人的力量，它们更加用力顶撞木栏和车厢板。其他的牛也骚动起来，整个车都在晃动。

“妈呀——”

随着瘦司机一声猫头鹰般刺耳的尖叫，木栏被顶断了，车厢板也被撞掉了，两头个头最大的公牛，冲下了车。可是，由于车离桥栏杆太近，这两头公牛没有跳到地面上，而是冲着冰封的河面，像两块巨石一样砸了下去。

“啪！”

“啪！”

随着两声巨响，它们重重砸在了冰面上，将冰面砸出了两个大窟窿。

一头黄色的公牛，整个身体都掉进了冰窟里，只有头还露在外面，但很快，它的头也消失在了冰窟里。

另一头黑色的公牛，虽然也掉进了冰窟里，却只是头、前胸和两条前腿掉了进去，大半个身体还在外面。尽管如此，它也没能从冰窟里抬起头来。

白眼儿看着这一幕，好半天没回过神儿来。

“快下河捞牛啊！”

回过神儿来的白眼儿，抓着一盘长麻绳，第一个朝桥头跑去。接着，剩下的几个人，还有在桥上施工的人，也纷纷朝桥头跑。

到了河边，白眼儿把麻绳的一头，拴在一棵柳树上，然后抱着麻绳盘，朝黑牛落水的地方猛跑。就在他快接近黑牛时，瘦司机尖着猫头鹰嗓门，哭丧似地喊：“大哥，快别跑了，冰面要——”

冰面塌了。

一股刺骨的寒冷，顺着右腿，触电般传遍了白眼儿全身。

“啊！”白眼儿惊叫着，想把右腿从水里拉出来，可这样一来，全身的力量就落在了左腿上。于是，左脚的冰面下，发出了又一声惊心的脆响——

“咔嚓！”

吓得白眼儿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趴下，快趴下！”

瘦司机的嗓门尖得刺耳，像铁铲划过铁锅底。

白眼儿赶紧慢慢趴下，他那趴着的姿势，活像一只全身长满毒疙瘩

的大蟾蜍。不过，即便是蟾蜍，也比他好看。蟾蜍趴着的时候，会骄傲地抬着头，白眼儿干脆把脸、嘴巴、鼻子，全都紧紧贴在了冰面上。

“爬过来，慢慢爬……爬！爬！爬！”

看到白眼儿的狼狈样，河岸上的人，都在这样喊。

爬着爬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白眼儿停下来了。

“爬呀，快爬呀！”

河岸上的人还在喊。有几个人喊得手舞足蹈，似乎正在爬的是自己。

“等……等……”

白眼儿一边轻轻轻轻轻轻地说，一边慢慢慢慢慢慢地转回身，稍稍抬起头来，看着冰窟里的黑牛。然后，他麻利地抓起麻绳的一头，迅速打成一个活套，又把活套在空中甩了几个圈，对准黑牛翘起的一条后腿，用力扔过去。

绳套像长了眼睛，准确套住了牛腿。

可是，因为白眼儿扔绳套时太用力，结果，他身下的冰面“哗啦”一声，又塌了下去，白眼儿一下子掉进了冰水里。

“啊！”

河岸上的人们，不由得发出惊呼，瘦司机吓得捂住了眼睛。

不过很快，白眼儿就被拉到了岸上。

“大哥，快喝酒！”

有人给脸色乌青的白眼儿，递过来一瓶高度白酒。

白眼儿一把抓过酒瓶，一仰脖，“咕咚咕咚”喝下去大半瓶。

有了大半瓶酒压惊，白眼儿又缓过来一点儿劲，冲着递酒给他的人喊：“快把牛拉上来，那可是钱呀！”

等黑牛被拉上岸，再像死尸一样扔到车厢里时，妈妈牛看见，黑牛的两头前腿、一条后腿断了。前腿像是落在冰面上摔断的，后腿则像是被麻绳扯断的。这时候，黑牛还没有死，鼻子还在顽强抽动着，冒着细细的热气。

妈妈牛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
天完全黑下来时，白眼儿的汽车才终于过了桥，全速朝灯火辉煌的

城市开去。在闯了三次红灯,过了四个绿灯之后,汽车七拐八绕开进了巷子深处,巷子尽头是一个有两扇大铁门的院子。

车刚一进院子,妈妈牛就听到了一阵疯狂的狗叫声,接着,听到了铁链被扯得哗啦哗啦响的声音。这阵狗叫声,和乡下的狗叫声不一样,它十分低沉、粗重,和野兽愤怒时的狂吼声差不多。那是一对比小牛犊招福个头还大的狼犬,一雄一雌,脖子上拴着指头粗的铁链,铁链仿佛随时都会被扯断。

就在这种极其恐怖的气氛中,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,冲进了妈妈牛的鼻孔。一种更加强烈的、不祥的预感,猛地袭上了妈妈牛心头,心一下子紧了!

“这是什么地方?”妈妈牛问自己,“怎么像来到了地狱?”

刚停车,白眼儿就像兔子一般,蹦跳着蹿进生着炉火的屋子。其他的人,包括瘦司机在内,打开了车厢门,又斜放了一块铁板,把牛们赶了下来,赶进了一个露天的牛棚。说是牛棚,其实也并不准确。

为什么?如果真是牛棚,那么,在冬天里,它至少有墙围、有屋顶,哪怕是泥巴墙、秸秆顶;里面至少该有食料槽,地上铺有秸秆或稻草。

可是,眼前的这个牛棚,除了地上堆积的一层结成了冰的稀牛粪,什么都没有。即便有食槽,又能怎么样呢?牛儿们的上下颌,还被铁钉牢牢拧着,想张嘴也张不开。事实上,这里根本就没有食槽。

不少牛不是走进牛棚的,而是被人拖进牛棚的,它们不是断了前腿,就是断了后腿,有的前后四条腿都断了。更有一些牛,虽然走进了牛棚,但每走一步,身体都会剧烈颤抖,因为它们的蹄子折断脱落了,所以,它们不是用蹄子,而是用曾长着蹄子的、带血的骨头,一步步艰难走路的。

天越来越黑,风越来越冷,两头狼犬在叫了好长一段时间后,这会儿也喘着粗气,安静了下来。所有的人,都到炉火通红的屋子里去了,很快,从屋子里传来了粗野的划拳声,也夹杂着吵闹声——

“哥俩好啊!”

“五魁首啊!”

“四季财啊!”

每次外出买牛回来，白眼儿他们都要斗酒。这天，因为弄丢了一头牛，又差点儿冻死在河里，白眼儿的情绪很恶劣，斗酒斗得更野蛮。瘦司机老是输酒，喝得早已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可白眼儿还非要他喝。

“你这个尿裤子的犊种！”白眼儿在骂，“不喝，就把你拉出去，宰了喂狗！”

“大哥，饶了我吧。”瘦司机的嗓门，早就尖得不像猫头鹰，而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小耗子了，求饶声就像“吱吱吱”地叫。

“喝——不——了？”白眼儿的声音，从牙缝里挤出来，恶狠狠的，每一个字吐出来时，都像闷响的爆竹声，“我一喂——你！”

没过多久，瘦司机出现在屋门口，两条腿不停地画圈儿。

画着圈儿，画着圈儿，瘦司机的一只脚绊在了门槛上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他像装了大半袋粮食的布口袋，歪歪扭扭摔出了屋门，“哇”地吐了出来。

酒臭扑面而来，妈妈牛很是恶心。

可是，让妈妈牛感到恶心的东西，两头狼犬却当成了美味佳肴。它们死命挣着铁链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舔着瘦司机吐出来的东西。在争舔秽物时，它们还凶狠地呲着可怕的牙，对彼此发出低沉的、极具威胁性的“呜呜”声。

瘦司机刚摔出屋门不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摔了出来。这一回，他结实实地砸在了瘦司机身上，也把吃的东西全喷了出来。

两头狼犬又猛扑上去，争抢地上的秽物吃。

然而，尽管冻了一天，饿了一天，渴了一天，又颠簸了一天，这时候的妈妈牛，却什么草都没得吃，什么水都没得喝。

在血腥伴着酒臭的污浊空气中，妈妈牛无比疲惫地卧在了地上。准确地说，她不是卧在土地上，而是卧在了冰上，那就是由稀牛粪结成的冰。

接下来的一夜，妈妈牛不知道是怎么挨过去的。一开始，她想看着月亮睡，可天上没有月亮；后来，她想看着星星睡，可天上也没有星星。

半夜里，她做了一个梦，回到了家里。

在家里，钢蛋和铁蛋兄弟俩，争着捧给她掺了麦麸的、铡得细细的